

心中的杨老

郑世瀛

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”¹⁹这是咱中国人尊师传统的写照，也是崇高师德的体现¹⁹。回首这大半生岁月，从入小学到大学毕业，到走上工作岗位，经历过近百位老师的教诲¹⁹。他们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“琢痕”或印记，伴我走着人生路¹⁹。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杨老，杨耀乾教授¹⁹。

我在唐院就读期间，他是院长助理，党委委员，院务委员会委员¹⁹。是他开了我校走向理工结合办学的先河，亲手筹办了我国工科高校中首批力学专业，培养了一大批应用力学方面的专门人才，充实了各铁路院校的力学师资和研究人员¹⁹。

与杨老的直接接触，始于40年前的1961年春¹⁹。他为我们力学专业首届本科班（力57）讲授《板壳理论》课程¹⁹。年纪稍大点的人，对“61年”都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¹⁹。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中最难熬的一年¹⁹。现在的青年学生也许都很难想象当年的情景¹⁹。唐院师生员工的境遇，和全国大多数地方一样，处在长期的饥饿之中，许多老师因极度的营养不良，得了浮肿病，以至于不能上课了¹⁹。就连我们这些本应精力旺盛的青年学生，不要说运动，甚至下课或下自习走回宿舍都感觉脚软无力，步履蹒跚¹⁹。但人们的精神却没有垮，同学们深知，此时全国上下都在同甘共苦¹⁹。大家相互鼓励着，共度难关¹⁹。

患难之中见真情¹⁹。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肩负着繁重行政工作的杨老，开始给我们讲授《板壳理论》这门新课¹⁹。因为当时国内尚无这类教材，他就自编讲义，共几十万字，分上下两册¹⁹。虽被他自定位为“讲义提纲”，确是提炼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学术精华之作¹⁹。同学们都清楚，这是最重要的一门专业理论课，上课前纷纷准备了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笔记本，以便长期保存聆听这位名教授讲课的课堂笔记¹⁹。开课了，展现在同学们眼前的乃是精神抖擞、一板一眼的学者风度¹⁹。大家被老师的精神所吸引，全神灌注，不敢有丝毫松懈¹⁹。此时的我们，仿佛乘着老师驾驭的板壳理论之舟，在数学、力学的天堂中遨游，如饥似渴地饱览天堂美景，全然忘却了肌体的饥饿，最

大限度地调动了身体的潜能，惟恐缺漏和遗憾¹⁹。可是我们毕竟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学生，只知努力求知，而对年届半百，讲台上精神抖擞的老教授，背后的付出是什么；当他走下讲台，回到家里将是如何的疲惫、孱弱不堪的感受并不了解¹⁹。这一点，是我们自己已走上讲台二三十年之后，才逐渐有了切身的体会¹⁹。每想及此，更添了一份对杨老的敬仰之情¹⁹。

由于当时的物资奇缺，纸张困难，杨老所编的油印讲义，尽管纸质极差，尽掉渣，使用中有的字都掉去了，可至今仍被我们珍藏着¹⁹。因为它如实地记录了那艰难的岁月和恩师为学生付出的心血¹⁹。

杨老的学识渊博，才思敏捷，数学、力学的理论造诣极深，他缜密的思维和严谨治学的作风，在每一堂课上，在每一个理论或方法的推理、演绎中，都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令人叹服¹⁹。他理所当然地赢得了学生们的敬仰，以至于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学风和为人、做事，即使在那么严峻的困难条件下，大家仍在刻苦钻研，努力攀登，认真完成作业，从不怠懈¹⁹。同学们一如既往，忍饥开夜车者有之，为弄懂一个理论相互争辩、认真切磋者有之¹⁹。

杨老在五十年代是高教部《结构力学》教材编写组负责人，他所编著的《结构力学》教科书，是土木类专业的通用教材，在全国各高校中有极高的知名度¹⁹。我们以前在读《结构力学》课程时，就已经对杨老充满敬意，也同样影响着其他高校的莘莘学子¹⁹。

在我国近代的历史上，在中华民族不屈的抗争与崛起中，涌现了一批功勋卓著的教育家和学者，无疑杨老也是其中光荣的一员¹⁹。他那德高望重的学者气度，指引了多少年轻人的正确的人生之路¹⁹。他无愧于“传道、授业、解惑”的师者典范¹⁹。他对班上的学习尖子，循循善诱，引导他们不囿于现有教材，去博览群书，不断攀高；对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，也绝无嫌弃之心，同样倾注心血，充满着关爱和诚挚的鼓励¹⁹。不久前，拜访了一位老同学，他当年是一位调干生，工农速成中学来的，是我们班的老大哥、老班长，如今也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¹⁹。回首往事，回忆

郑世瀛，1937—，男，西南交通大学力学系教授，杨耀乾教授的学生，1957～1962年就读于唐山铁道学院¹⁹。

毕业以来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一些颇感自慰的成绩时,谈到今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恩师时说:“你知道,当时我在学习上确实很困难,也曾有过自悲,是杨教授鼓励着我¹⁹。他的一句话决定了我这大半生——‘我相信你将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力学教师!’这几十年来,我就是在努力实践着杨教授的鼓励和期望¹⁹。这辈子,若不是遇上杨教授,还不知咋样呢!”

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,我们班的毕业论文取消了,提前半年,于62年1月毕业¹⁹。有八位同学留校,十六位派往其他各铁道学院,都补充到力学教研室¹⁹。每当周日,留校的同学,常常结伴去杨老家拜望¹⁹。我们的陈大鹏老师,他的助手,还常作为“领队”¹⁹。大家欢聚一堂,说说笑笑,其乐融融¹⁹。我们有困难,有问题,也不免去找杨老¹⁹。师母为人宽厚、热情¹⁹。他们二子一女在外地工作或上学,平时身边仅有一幻子杨默¹⁹。二老看我们如自家孩子一般,每次去了,师母总要弄点好吃的招待大家¹⁹。那时,最困难的时期尚未完全过去,这些,是当时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,都是从老人嘴边省下来的¹⁹。或糖果、或水果、或汤元,二老在一旁乐滋滋地看着我们享受他们的爱¹⁹。那情,是多么甜美,多么纯真,多么浓郁芬芳的师生情,使身处异乡的这群青年人,如同回到亲人身旁,倍感温暖¹⁹。有时遇上外客来访,杨老便会乐呵呵地向人家介绍:“这些是我的小¹⁹”¹⁹。小¹⁹的昵称,荡漾着沁人肺腑的无间情怀,近四十年过去了,我们都逐渐步入老年了,可每当忆及,仍是那么亲切,那么滋润¹⁹。

十年动乱伊始,他的学术权威地位,和他自抗战以来的漫长而动荡的历史中,长期参与唐院的领导工作的经历,在那极“左”思潮泛滥成灾的年代,无疑难逃“文革”的第一波冲击的厄运¹⁹。在持续的几年中,老人强忍着一次又一次的打击,遭受着各种各样牵强附会的“批判”和无端加之的屈辱¹⁹。时代的悲剧啊,制造了多少人间痛苦!为人刚直、自尊的老人,兢业业、埋头奉献几十年的老人,却遭此劫难,内心的沉痛和郁闷可想而知¹⁹。他面对高压的“政治空气”,刚直不阿,也从未说过一句昧心的话,从未动摇过对党的信仰和对事业的执着¹⁹。真是祸不单行,76年那场灾难性的唐山大地震,老人又一次遭难,家破人亡,失去身边的爱子杨默¹⁹。年近古稀的老人,突遭老年丧子,人生大哀,仍坚强地从废墟中站立起来,送走了娇儿,在大家的帮助下,挖出了生活用品和珍贵的书藉资料,待重新安顿下来,便立即投入到他的新著的最后阶段的写中

去¹⁹。至1981年,历尽天灾人祸磨难的《平板理论》和《薄壳理论》两部巨著,终于先后面世了¹⁹。这是老人对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又一大贡献,更是一座迟到的丰碑!

诚然,一位共产党员,一位老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,可在讲坛上,可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自然而然地流露,更可在突然临之、无端遭遇的风浪冲击、磨难中显现¹⁹。我有幸与杨老的另一段特殊交往,更进一步窥见了他的崇高情愫¹⁹。那是“文革”后期,整个学校搬迁到峨眉山下,经过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之后的1972年,尽管“大风暴”过去了,仍是思想混乱,伤痕累累¹⁹。杨老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,在与我的一次次谈心中,耐心启发、教育我提高对党的认识,端正入党动机,嘱我认真思考和总结“文革”中的经验教训¹⁹。在这一老一少的交流中,他全无党代表和长辈对年轻人的说教架势,纯粹是两代知识分子,在洪流刚过,乍清还浑的氛围中的促膝谈心¹⁹。老人以一个共产党的坦荡胸怀,用自己的思想路程和变化来启发我,纯真而亲切¹⁹。有一次我流露出内心的委屈和不满情绪,发了一通牢骚¹⁹。老人听后,激动起来,瞪了我一眼,许久,才缓缓地說:“算你有委屈,就那么一点点,与别人相比,又算得了什么?你就那么大的胸襟!”接下来又说:“我如果不是相信党,不是相信群众中的大多数,还能到今天?”声音不大,对我却是如雷贯耳,惭愧不已¹⁹。见我无言,此言出自一位饱经苍桑的老人之口,更是振聋发聩,入木三分¹⁹。

前年暑期,终困难的思念,携夫人专去南昌拜望¹⁹。面对年近九旬恩师才老,心情激动而复杂¹⁹。终能见到久违的恩师,当面问候,值得庆幸,也是一种自我安慰;可当前,老人们亟需照料,自己却又不能为他们做点应做的事,受人恩泽而不能报,确实内疚不已¹⁹。

人生易老啊!先生自然早已无力再上讲台,但他的学识、作风、品格,通过他毕生的著作、讲授、教诲和身体力行的榜样,已经在千千万万的学生,学生的学生中传播开来,继承下去,发扬光大¹⁹。足见教师的事业是不朽的¹⁹。

这,就是一位成功的教师人生价值,国家需要他,我们民族需要他,后人会永远铭记他¹⁹。

在先生九十华诞之际,写此拙文,以表庆贺与怀念¹⁹。

祝愿先生安康,长寿¹⁹。